

## 论《卡门》

邓双琴

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梅里美是以不多的创作，且远非宏幅巨制而蜚声世界文坛的独特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卡门》虽不以题材的重大与反映现实的深刻见长，但它塑造了卡门这个高度个性化的女性形象，使作品象一颗明珠镶嵌在世界文学的画廊里，虽经一百多年时间的剥蚀，迄今仍放射着特异的光彩。

乍一看，《卡门》是一部描写情杀案件的小说，除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浓郁的异国情调外，似乎没有多少吸引人的东西。然而它不只在当时博得广泛的共鸣，而且在其问世以来一直传诵不衰。依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绘画、诗歌、音乐层出不穷；不分种族与国度的人民，对卡门的经常出现，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感到厌倦。不容讳言，这自然决定于小说的社会内容与它的艺术魅力。仔细推敲，这部作品里边确实包含着相当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与卓越的艺术技巧。就人物塑造的典型，结构的紧凑，笔调的朴素和语言的简洁来说，它都是名副其实的艺术珍品。

梅里美发表这部中篇小说是1845年。当时，资产阶级在1830年完全战胜封建阶级后，在法国已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地位。这一时期里，资本主义获得迅猛的发展，物质文明有了极大的丰富，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劳资对立与贫富悬殊的加剧，使整个社会现实被金钱所主宰，一切变成商品。由此所掀起的人欲横流，勾心斗角，巧取豪夺的

恶风浊浪又把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人的思想与感情，完全淹没在极端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的冰水之中。梅里美虽然身为金融资本家政府的官员，但灵魂深处憧憬一种启蒙时代的民主自由生活的现实，目睹这一幅与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性的王国”背道而驰的“令人极度失望”<sup>①</sup>的现状，自然感到苦闷和不满。《卡门》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思想艺术结晶。

文学家需要生活，需要提炼与运用语言等种种技巧，还需要广博的知识。因此说“作家也应该是学者”。梅里美能写出他的名著《卡门》，正是得益于他的丰富生活阅历与广博的历史、考古等知识。在法国七月王朝政府，他担任过历史文物总督察官的职务，有机会多次出国到西班牙、英国、希腊、土耳其等国访问。这不仅广泛地接触到各国的古今文化，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对欧洲各地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人民生活有了体察了解。《卡门》中的人物及其活动的环境都选自西班牙，可见它的素材无疑与梅里美旅行的经历与见闻有关，从小说最后一部分的交代里，作者对过着流浪生活的吉卜赛人的活动的环境、职业、体质与性格特性、心理状态、价值观念、语言变化，都做过了相当深入、细致的考察。如肤色黝黑，眼大斜视，身手敏捷，以算命、演艺等谋生，性格爽快、大胆并带几分狡黠，对“志同道合”者忠诚不二，患难与共，都了如指掌。因而梅里美笔下的吉卜赛女郎卡门形象，不用杜撰，也

不必要照搬生活，在长期积累的生活与掌握的丰富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艺术提炼加工，便得心应手地创造出来了。

主人公卡门是一个具有丰富个性特征的典型形象。首先，她是一个粗犷泼辣，狂放大胆，带有某些邪恶特点的吉卜赛女郎。她一出现，给人的印象是轻狂佻达、凶悍残忍。她本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一天，她接近厂门，就对素昧平生的哨兵唐何塞进行感情挑逗。接着，她为一句话不顺心，操刀割伤一个女工。后来我们看到，她在干走私买卖等犯法活动中，显示出异常狡黠与不顾羞耻。她以买艺、算命、做食店伙计为掩护，为走私和盗窃集团做探子，为了钱财，她的眼里没有道德原则与贞操观念。为达到目的，她时而使官府与军队中孱头上当，时而使财主大亨、外江佬堕入陷阱。而她干这种活动的武器是不顾贞操，只要必要，就会以身相许，同娼妓无别，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她对自己的猎获物，不只谋其财，还要害其命。那位有钱的英国军官，她不是事先当他的情妇，而后将他带进同伙的埋伏圈杀害，才将其财物抢走的吗？卡门这种邪恶的行径在任何环境下都只会令人憎恶，显然也不是妇女争取个性解放所应使用的手段。为此，已经身陷囹圄，爱她如痴如醉的唐何塞，也一再说：“如果世界上真有妖精的话，这个姑娘肯定是其中一个。”②

不过，梅里美的笔触所精心塑造出的卡门形象的魅力主要不在这里。

卡门虽然具有邪恶的吉卜赛人的特点，但她既不属于文学史上身居下层怯懦可怜的弱女子，也不纯全属于唐何塞一再诅咒的所谓“妖婆”与“妖精”。她身上主要是有着未被资产阶级金钱欲与市侩习俗所侵蚀的诚挚、坦率的好品质。如在爱情上，一旦她爱上某个人，她就没有任何利害的考虑。开初，对唐何塞的爱，直言不讳，患难相助；而后她产生了对斗牛士的爱情时，对唐何塞又是

毫不含糊与敷衍，而是老老实实在地告诉了他。她的理由是，你唐何塞不尊重我的人身独立与个性自由，我终止与你的爱情是理所当然的。

卡门身上还有一种闪光的品质，在于她有明显的反抗意识与叛逆精神。她对维护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纪法规极为蔑视，致使她成为资产阶级文明道德的自觉对立者。她以犯罪与卖身的方式去蔑视、反叛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虽然其手段是不可取的，但是，她的反抗意识的产生则有着内在的必然性。这决定于她吉卜赛人的民族性格，主要还决定于她被富人所轻蔑与傲视的低下社会地位与穷困的生活处境。卡门清楚地知道：“这儿的人说的天国没有我们的份”。她凶残地伤害别的纺织女工，因为看穿了自己所处的社会在欺负她，于是，一触即发，以发泄她对那个“专卖烂橙子的骗子商贩的国家”的仇恨。卡门热烈爱着唐何塞，但是，这场恋爱一开始，她就轻视唐何塞的奴性，奚落唐何塞是一只任人使唤而胆小的“金丝雀”。她对一切有钱的财主，都抱敌视与决不宽容的态度。她玩弄那个自鸣得意的英国军官，欺诈那个温文尔雅的法国外江佬，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精神的堕落与道德的庸俗的极端不满。她怀着满腔仇恨声称：真想将财主老爷们的“乐园”“统统砸光”。

与此同时，卡门还强烈地向往妇女的个性解放和理想的自由生活，她对所处社会的道德规范根本没放在眼底。她决不愿做男人的附属品，在她看来，“自由就是一切，为了少坐一天牢，宁肯放火烧掉一座城市。”因此，她放荡不羁，我行我素，一切按照个人的意愿与独立的天性行事。为了自由，金钱享乐诱惑不了她，死亡威胁不着她。她和唐何塞的爱情由真诚热烈到决裂对立，关键是他们彼此对待现存社会的态度不同，是非标准不同，生活目标不同，彼此属于两个对立的营垒，流着两种不同等级的血液，性格

上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正如卡门说：他们要长久相处下去，“根本不可能”；因为“狼和狗同居是不会长久的太平的。”正是唐何塞对她表现得如痴如醉，如疯如狂，并且同意与她为伍时，她才倾心地投向了。而当唐何塞干涉、阻扰她个性的自由发展，千方百计要“一个人占有她”，使她服服贴贴地成为自己的附属物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唐何塞提出警告：“我不愿意给人家纠缠，尤其不要人家指挥我，我要的是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最终，为了自由，毅然舍弃了生命。从这些描写中，我们看到卡门在冷酷无情的环境里，竭力顶着环境强大的压力和所谓“文明”的诱惑腐蚀，矢志忠于人格独立的自由思想，显示了高昂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精神。

因此，总的说来，卡门对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与道德规范的确是一个邪恶的形象，是一个不安分的残忍狡诈的“魔鬼”。她常常搅扰他们的安宁，威胁着他们的生活，甚至危及着他们的性命；而她对平等待她，尊重她的人格尊严、人生价值的人，对真诚爱她的人则又是亲热温柔，体贴入微的。如她对唐何塞的爱情，尤其是当唐何塞几次处境危难的时刻，她的精心照料与关心爱抚，显示了她的这种精神品质。显然，作家是以最大的限度表现出在那个贪婪无耻、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带着满身创伤与污秽的卡门，却又是具有倔强勇敢精神的“英雄”。

唐何塞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很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虽已破落，但仍念念不忘贵族享有的特权。他好玩成癖，在地方上打架斗殴断送了当教士的前途，逃走当了兵，后作了工厂的警卫班长。他一心想当好金融大王的看门狗，以期赢得上司好感，提拔他当军官，进而当将军发大财，踏进上流社会。但是，这个破落贵族子弟，到了花花绿绿的世界，本不坚定的功名观念，很快被内心滋生的美色欲望所取代。于是，他一

再放弃职责，又在争风申杀人，才被卡门劝说当了走私犯，后来则杀人越货，堕落成强盗刽子手。他沦为盗贼杀人犯，不是本性跟资产阶级文明关系淡薄，也不是他有什么反抗吃人社会的自觉性。他追求功名利禄，也垂涎美色，当二者矛盾起来，眼前的美色更具有吸引力，于是，就象着了魔似的疯狂爱上了卡门。这种纯全建筑在美色基础上的爱情，自然是不能持久的。加上贵族血统与资产阶级世界的伦理道德的熏染，那种男人对妇女的占有欲，使他压根儿不理解卡门“自己永远是自由”的这条原则，也不承认卡门那种独立自由的生活态度。

唐何塞性格上最主要最本质的特点是“奴才气”和奴才的霸道。唐何塞虽然出身贵族，而他的职业特点决定他只能是主子的奴才。当他因同情卡门而放她逃走后，被判坐牢一个月，但当卡门智迷越狱的工具给他时，他却甘愿坐监而不逃走。他认为“我还有军人的荣誉感，我觉得开小差是一桩大罪。”这既显示了他与金融大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的血肉联系，也充分表现了奴才对主子利益的耿耿忠心。他以后加入走私集团，卡门和他的爱情确实空前热烈起来，卡门为走私贩穿针引线、垫石铺路也显得最具活力、勇气与果敢，而他虽然满意这种冒险与叛逆的生涯能把卡门与自己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但是，他却常常懊悔自己成了“坏蛋”、“犯了死罪”，葬送了升官发财过舒适生活的前程。同时，他在爱情上也愈来愈显得自私、霸道和平庸。卡门的爱不愿受任何束缚，也不带任何条件的，而他则始终认为卡门只能属于他的私有物。在他看来，他对卡门必须独占、控制与限制；卡门对他则只能驯从、依附与恭敬。于是，卡门的言行一当与他的奴才的霸道有抵触时，他就流露了要“勒死”卡门等险恶企图。这表明唐何塞虽然身投“绿林”，远离了资产阶级文明社会，但其爱卡门的心，却丝毫没有脱离

贵族资产阶级视妇女为附庸与玩物的道德羁绊。当这种世俗心里无法满足时，他就残酷地杀害了卡门，彻底暴露出这个自私而专横的破落贵族子弟的可憎面目。

小说描写卡门与唐何塞这场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在于梅里美以同情的笔调赞扬了卡门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鞭挞了爱情上自私横蛮霸道者的丑恶灵魂。卡门的反抗虽然带有邪恶的特征，但她无视物质享乐，憎恨资产阶级的虚伪文明，坚决反对个性的压迫，勇敢要求自由的权利，以及她感情的热情坦率，无疑在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的人们面前是光芒四射的。纵便是唐何塞这个在爱情上还显得诚实真挚的资产阶级奴才，与卡门相比也黯然无光。

另外，作者通过这个爱情悲剧故事，表示着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对照，一种民主自由精神的渴望与资产阶级冷酷虚伪生活的对照，从而表达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的生活准则与文明道德的否定与讥讽。正是这样，才使这部别具一格的爱情小说，突破了情杀故事的狭小框子，而具有一定的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积极意义。

但是，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赞扬卡门的同时却宣扬了资产阶级的“绝对自由”的有害观点。自由在任何阶级社会里，总是打上阶级烙印的，没有绝对的超政治超阶级的自由。卡门不愿忍受社会的任何束缚而要求的“自由”生活，这只是一种主观幻想，实质上是梅里美通过作品的主人公开出的救治社会病根的错误药方。如果仅仅以卡门的死去对抗资产阶级的虚伪欺诈的道德，是根本改变不了社会的压迫与妇女的悲惨命运的。何况卡门所要求的“绝对自由”的思想根源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她的不择手段的个性反抗，在任何社会里都有一种破坏作用。这是作者的思想局限性决定的，对此我们今天的读者虽不应苛求，但也决不能忽视。

在艺术上，《卡门》主要是现实主义的

作品，但其浪漫主义因素也很突出。过去，人们对它的现实主义艺术特征已讲了不少的话，我们这里想集中谈谈它的浪漫主义的艺术色泽。

《卡门》的浪漫主义色泽，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小说的人物塑造，虽然基本上是写实的，但在女主人公卡门身上，则表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人物形象，往往闪烁着一层独特而理想的灵光。他们或超凡不俗，或豪迈强悍，或暴烈英武，或姿质绝伦，等等。作家描写他们，常常发掘出某种崇高的动人的不同凡响的精神力量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平庸、虚伪、苍白、卑鄙的生活相对照。毫无疑问，卡门正属于这种人物体系。她一出场，就给读者一个与众不同，多姿多彩的印象。她别出心裁的装扮，放荡不羁的举止，出人料外的挑逗，轻佻机灵的风情话语，毫无顾忌的野性，这一切都是惊世骇俗的。接着，她又显示出非凡的放肆与大胆。她公然无视社会法律，拿刀伤人，违法后，她突然又变了一副神态，“驯服得象一只绵羊”，让警察把她带到警卫室。这样大起大落的矛盾举动，是她意识到案情严重而恐惧了吗？是在法纪的权威面前畏缩了吗？不是。恰好相反，她是在施展以屈为伸的诡计，以求重新从资产阶级“法”的束缚中自我解放出来。果然，她在被押送监狱的途中，略施特殊手腕，立即骗取了唐何塞的同情。结果旋风般地离去，逃脱了法网。而不久她又出现在原地，开始了向束缚个性、扼杀自由的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进攻。她用包着小锉刀与金币的面包，骗过监狱的看守，教唐何塞越狱逃跑。“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浑身珠光宝气”，坐着上校军官华丽的马车，出入警备森严的官家府邸。她把当时社会当作命根拜为圣物的金钱看成身外之物，毫不介意，任意挥霍。以后，我们又看见她时而流连海滨港口，时而奔波深山峡谷，时而出

没于关隘道旁，时而往返异国城镇。这些活动，她是那样得心应手，神奇莫测，以至她的一伙吉卜赛人和走私贩子们把她奉为“福星”。可见她智勇过人、身手不凡。特别是当她为着吉卜赛人的生意，住进直布罗陀豪富的英国军官的逍遥楼时，作者写她当着英国军官的面与情人接头的紧张场面，她是那样的应付自如，从容不迫，嘻笑怒骂，毫不脱常态。其声、其色、其形、其智、其勇，表现得何等婀娜多姿、鲜艳夺目啊！而那般上流社会平日作威作福、趾高气扬、自命不凡的英国富豪，西班牙的上校军官，以及那位喜欢猎奇觅胜的法国考古学者，在这个平凡的女郎面前，显得多么愚蠢、狼狈、平庸和卑微！尤有甚者，是唐何塞日渐暴露出他灵魂上的资产阶级文明烙印后，卡门眼见自己与他的爱情悲剧结局势所必然时，不管唐何塞使用多么动听的言词劝诱，搬弄何等狠恶的手段相威胁，依然忠于自己的个性而毫不动摇。她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的生活原则不惜任何牺牲，并且面对死亡发出了震惊山野的呼喊：“你想杀我，我很清楚，这是命中注定，可是你不能叫我让步。”接着卡门在男权专制的暴力下勇敢无畏的倒下了，人们在她悲剧的命运里，虽然不难发现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可憎可悲的关系决定的，因而卡门形象的悲剧命运，充满着浓厚的现实生活的气息。但是，卡门多姿多彩的风貌，出类拔萃的精明机巧，蔑视资产阶级文明与统治法规的坚定意志，特别是面临死亡矢志忠于自己感情的意愿的反抗精神，无不映照出极为强烈的浪漫主义光辉。总之，把美好理想的东西从一个流浪民族的姑娘身上表现出来，毫无疑问，是作者依据主观愿望理想化的结果，即是在塑造卡门这个披着灵光的形象的全过程中，贯穿了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

其二，小说的题材处理与情节选择亦透露着明显的浪漫主义色泽。《卡门》的题材

是浪漫主义小说常见的爱情问题，但是，梅里美在处理这样的题材时，丝毫不落窠臼。一方面，它以第一人称的写法，把作者自己的感情深深地隐藏起来，使作品仿佛没有任何主观性与抒情味；另一方面，将爱情故事的开展，人物性格的冲突放到了异国他乡和惊险场面之中，让具有重大意义的情节发言，使一对情人的感情风暴被描写得既强烈又可怕，以至后来双双丧命。爱情题材作这样处置，正象一切只能逐步泄露内情的突发事件一样出人意料，而作者又通过它表达了对自由理想的向往，对资本主义社会窒息人的个性的抗议，正体现着浪漫主义创作能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那种意义。

在情节选择上，喜爱追求那些令人惊奇、紧张以及震撼人心的事件，进一步使作品罩上一层浓重的浪漫主义的帷幕。比如，小说第一部分，写考古学者“我”与强盗唐何塞的偶然相遇，地点是在人迹罕至，“四周环绕着险峻的山岭下的空地里”，相遇的气氛是那样令人毛骨悚然，只听到“我”的马一声嘶鸣，接着就看见早躲在那里的唐何塞面带凶相，手持铜枪，仔细窥探着“我”的来意。“我”见此情景，起始还故作镇定，但见向导突然脸色发白，吓得脚也站不稳时，“我”亦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精神由之也开始崩溃了。这个戏剧性的奇遇情节，使读者情不自禁地替“我”捏着一把汗，为他们的命运担忧。小说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紧张、奇险的情节，带来了浪漫小说的意味。后来，“我”与“魔鬼”卡门的巧遇情节，表面看来是非常惬意与轻松的：暮色苍茫，水仙出浴的迷人河岸，“我”独自倚栏抽烟，忽然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漂亮女子坐近身旁，一阵彬彬有礼的寒暄之后，相互就有了信任似的，“我”得知对方是吉卜赛人，主动提出要去对方家中算命。正当屋内只剩他们两人，神秘的仪

(下转第88页)

能、技巧的传授，也强调发展智力、培养能力以及非智力因素的全面培养；不只研究并指导学生形之于外的活动，更注意研究并指导学生头脑中的认识活动；把启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具体体现在整个教学方法体系和课的类型和结构中等等。这类体现当代教学理论共同特点的有价值的内容，我们的教材可以吸取为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吸取国外成果，要注意内容的系统性。要使那些科学性得到肯定的现代理论，能在教材中首尾一贯地表现出来，而不只是昙花一现。如发展智力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作为规律提出后，在其后继部分如教学原则、内容、方法、上课类型结构中，都应前后一致地体现出来。如果后面还是老一套，势必难以提高教材质量。

第三，作开拓眼界的介绍。有的有一定影响的教學理論和方法，如布鲁纳的课程论、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等，它们的理论体系和我们迥然不同，适用范围和价值，现在也难于准确判定，不宜溶合到我们的教材体系中。但这些理论对完善现有理论或有启发作用，或某些精神值得吸取，或在一定范围内可起辅助作用。我们可以指名介绍，并力求作出恰当评价。

(上接第82页)

式刚开始，大门蓦地被人猛力打开，一个只露出一对眼睛的男人闯进屋来。“我”抓好一张凳子，准备随时向陌生男人的头顶砸去，结果，这一陌生人非但对“我”无威胁，反而正是他救了“我”的性命。这种情节，平中出奇，险象环生，具有异峰突起，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它的描写虽然没有违反生活的真实，但也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少见的巧合与惊险离奇。而小说写唐何塞与卡门的爱情悲剧的过程，更是如此。比如，正当唐何塞等待卡门幽会达到心焦火燎的时候，卡门突然带着一个年轻的军官来了。风暴乍起，一场争风吃醋的情杀展开了。紧接着，围绕这场爱情掀

总之，现代教学论的真正科学成果和自然科学技术成果一样，是属于全人类的。吸取得当，有利于我们尽快建立自己的现代教学论，有利于培养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建设人才。

### 注释：

①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6页。

②《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一卷，第304页。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

④⑤转引自《外国教育资料》1983年第6期第18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

⑦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4页。

⑧同上，第278页，239页，255页。

⑨江山野：《论教学过程和教学方式(上)》，《教育研究》1983年第9期

⑩马赫穆托夫：《现代的课》，《外国教育资料》1984年第1期。

⑪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页，第399页。

⑬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起的风暴一次比一次猛烈，一次比一次出人意外，而后酿成惊心动魄的悲惨结局。

《卡门》正是在爱情悲剧这条情节主线中将上述的离奇纠葛串连在一起，交织成一个疏密有致的整体，才使故事情节的平凡性构成小说浪漫色彩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吸引力。

### 注释：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98页。

②《卡门》，见《梅里美小说选》，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引用原文，均出此译。